太行八陉古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体系研究

Study on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cape System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王子尧
林　箐
王向荣*

WANG Ziyao
LIN Qing
WANG Xiangrong

摘　要：太行八陉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与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在陉道沿线设置关隘驿站、营建聚落、发展农业，形成了自然环境与人工营建高度融合的传统景观体系。通过梳理太行八陉的历史脉络、空间落位和景观价值，从自然景观和人工景观2个维度系统性探究陉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明确了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相互影响、耦合协调的陉道沿线传统景观营建逻辑与人居环境营建智慧，以期从新的视角为陉道沿线地区传统地域景观的转译复写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助力。

关 键 词：风景园林；古道；太行八陉；传统景观体系；景观特征

文章编号：1000-6664(2024)06-0028-07
DOI：10.19775/j.cla.2024.06.0028
中图分类号：TU 986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24-03-04
修回日期：2024-03-17
基金项目：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1226)

Abstract: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represent a distinctive land transportation route and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out its extensive history, people have established pass stations, constructed settlements, and cultivated agriculture along the passages, giving rise to a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that seamlessly integrat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artificial construction. By examining and elucidating the historical context, spatial location, and landscape value of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long the passages are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considering both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is exploration,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is delineated to clarify the mutual influence and coupling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wisdom of human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This effort aims to offer effective support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landscape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 and facilitate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cient path; Eight Taihang Passages; traditional landscape system;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古代陆路交通体系的高效运转既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1]。纵观历史，中华民族的先辈从原始时代便开始劈山开路、遇河搭桥，发展交通事业。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在广袤的中国国土上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2]。随着大运河与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国家对于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愈加重视。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作为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与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对象[3]。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人依据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断梳理土地，改造自然，创造了自然与人工相互融合的传统景观[4]。近年来，大量学者针对不同的典型地理单元展开了一系列的传统景观研究，通过系统性梳理传统景观的营建特征来构建传统景观体系，并寻求与古代经验兼容并蓄的人居环境建设方式[5-7]。然而，当前以古代陆路交通线路为线索开展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对古道交通影响下形成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体系缺少深入挖掘和解析。

太行八陉是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线路的典型代表。自古以来，人们为了穿越南北延伸的太行山，沿着山脉中断之处——陉，开辟出数条东西向道路，其中最著名的8条古道便是“太行八陉”[8-9]。太行八陉在古代不仅承担着重要的军事防御职能，同时也是冀、晋、豫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窗口。然而，随着如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太行八陉沿线面临着遗产资源被破坏、生态环境持续退化、景观风貌地域性与独特性丧失等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太行八陉沿线地区传统景观的梳理和研究，不仅能够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科学有效地落实文化遗产保护，同时也是促进区域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现阶段有关太行八陉的研究得到了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太行八陉的历史变迁[8，10]、陉道沿线聚落空间格局与演变[11]、陉道影响下的民居形态特征[12]、线性文化遗产保护[13-14]等方面。然而，有关太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营建的相关研究往往针对某一条具体陉道展开，井陉、太行陉等史料记载丰富，沿线遗产保存较为完好的陉道受到了学者更多的关注[11，15]，而关于轵关陉、蒲阴陉等陉道的研究则相对缺乏[16]。此外，目前尚未有研究将

* 通信作者(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wxr@dyla.cn

太行八陉这个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陉道沿线传统景观的特征与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出发，梳理太行八陉的历史脉络，复原各条陉道的线路走向，在阐释其传统景观价值的基础上，剖析陉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体系，以期为古道沿线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1 太行八陉历史概述、空间落位与价值认知

1.1 历史概述

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太行八陉”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晋代郭缘生所著的《述征记》，书中记载：“太行山首始于河内，自河内北至幽州，凡百岭，连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陉：第一曰轵关陉，今属河南府济源县，在县西十一里；第二太行陉，第三白陉，此两陉今在河内；第四滏口陉，对邺西；第五井陉；第六飞狐陉，一名望都关；第七蒲阴陉，此三陉在中山；第八军都陉，在幽州。[17]”但实际上，这8条交通路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只不过当时并未系统地将其命名为“太行八陉”而已[18]。

虽然太行八陉各陉道的开辟时间有所差异，但最迟至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全部投入使用，并且已经成为各国之间军事斗争的交通要道与战略要地[8]。从秦汉直至宋代以前，太行八陉的军事与政治价值十分突出。自宋代以来，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转移及民族矛盾的加剧，北四陉的军事地位日益上升，南四陉的军事价值显著下降。明清时期，伴随着商贸业的发展与晋商的发展壮大，太行八陉的各条线路均承担了重要的商品运输职能，成为晋商东进华北平原、北至蒙俄的重要商贸通道，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价值[19]。

1.2 空间落位

根据史料、地方志、历史测绘图以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对太行八陉古道的线路走向进行了复原。从区位条件上来看，太行八陉纵跨了如今河南、山西、河北及北京4个省级行政单位(图1)。作为太行八陉营建的空间载体，太行山区不仅地处我国二、三阶梯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相互征伐的战略要地[20]。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战略价值正是太行八陉得以形成并长期使用的内在动因。

从线路走向上来看，陉道大多呈东西走向，

1

图1 太行八陉区位分析(底图引自谷歌地图)
图2 太行八陉的线路走向
图3 太行八陉沿线河流水系分析

2

3

连接了东侧的华北平原与西侧的山西高原(图2)。值得注意的是，陉道线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自然条件、政治格局、商贸需求等环境因素的改变，陉道线路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例如，白陉在甘河村南侧形成了主路与支路；滏口陉在井店与徘徊两镇之间形成了南北两路；井陉则以天长镇(井陉古城)为中心，形成4条线路。因此，对于太行八陉的研究，应当将上述这些路段均纳入研究范围之中，以确保更全面地分析陉道沿线传统景观的营建特征。

1.3 价值认知

太行山区峰峦叠嶂、山势峻拔，发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横切山体，形成了众多深邃的沟谷，为太行八陉的开辟创造了环境基础。高山、峭壁、河谷、盆地等形态迥异的地貌类型与穿行山间的陉道紧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在太行八陉开辟并投入使用后，人们沿陉道设置驿站、营建聚落、发展农业，逐渐形成了既能适应太行山区自然环境，又能支撑太行八陉政治、军事与经济功能的人工景观。因此，太行八陉的传统景观价值既包含陉道沿线多样化景观风貌所具有的自然价值，也包含军事交通、农业生产和城乡聚落等各类人工营建共同构成的文化价值。本文围绕太行八陉的自然与文化两大价值体系，从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2个维度分析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传统景观体系。

2 顺应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下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特征

2.1 太行八陉沿线的山水环境

2.1.1 山势地形

陉，意指山脉中断的地方，太行八陉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强烈的地理属性。在连绵800余里的太行山中，局部中断的横谷为太行八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陉道沿线地区的地形地势特征也呈现出较强的共性。除飞狐陉外，太行八陉的其他陉道大多呈现出从西至东高程逐渐降低的特点。

2.1.2 河流水系

从整体上来看，太行八陉沿线的主要河流大多发源于山西高原，向东穿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最终汇入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这些河流所经的河谷地带既能为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活动提供充足的水资源，又相对适宜建设道路。然而，由于8条陉道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陉道周边的河流水系分布格局也存在一定差异(图3)。

图4 太行八陉的选址模式及沿线自然景观风貌
图5 各陉道沿线景观风貌特点

2.2 山水环境影响下的陉道选址模式与自然景观风貌类型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古代，太行山区复杂的自然山水环境一方面限制了太行八陉的道路走向，另一方面也使得太行八陉沿线的选址特征有迹可循。本文按照陉道所处的地貌类型将陉道划分为3类，分别为位于盆地或山前平原的陉道、位于山间谷地的陉道及位于山间高地的陉道，不同陉道沿线地区的自然景观风貌也有所差异(图4)。

对于位于盆地或山前平原的陉道而言，地形对陉道选址的影响较小，陉道通常与河流有所联系，或水陆并行，或水陆相交。对于位于山间谷地的陉道而言，出于对建设成本及工程实施难度的考量，沿着平缓的谷底行进成为这类陉道的共同特点。依照陉道周边山水自然环境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山谷型、河谷型及跨越谷地型3个类别。对于位于山间高地的陉道而言，由于大多数的山间高地并不适合建设道路，因此这类陉道的建设往往是出于2个原因：其一是谷底可能相较于高地更难行走，其二则是由于军事防御等特殊需求。依照陉道周边山水自然环境的不同，可进一步划分为山腰型、山鞍型、台地型及山脊型4个类别。

2.3 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特征

为了进一步分析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特征，本文按照上述选址模式对应的景观风貌分类对各个陉道沿线的景观风貌类型进行了分段识别和统计(表1，图5)。整体而言，太行八陉沿线的自然景观以山谷型与河谷型为主。河谷型景观风貌的路段长度总计219.37 km，占太行八陉总长的35.12%；山谷型景观风貌的路段长度总计184.69 km，占太行八陉总长的29.56%。

各陉道沿线的景观风貌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枳关陉沿线以山间谷地类的风景为主，占比接近50%，沿线风景属于盆地平原型与台地型的路

段也相对较多。太行陉沿线景观风貌以山脊型为主，少数路段沿山腰行进。白陉沿线以山间谷地类风景与山腰型的风景为主，属于这2类景观风貌的路段占全线总长的90%以上。滏口陉、井陉、飞狐陉及蒲阴陉4条陉道沿线均以山间谷地类风景与盆地平原型风景为主，整体景观风貌上较为相似。但相较而言，滏口陉上的盆地平原型路段占比相对较大，约为30%；其余3条陉道上该类型路段的占比基本相同，约为20%。而军都陉全线的景观风貌均属于河谷型。

综上所述，大部分陉道沿线均呈现以山间谷地类景观为主、盆地平原景观为辅的山水景观共性特点。同时，各条陉道均依据自身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如轵关陉沿线的台地风光，太行陉沿太行山脊行进的壮美风景，白陉“悬天古道”段盘旋于山腰之上的险峻美景等。这些既具有较强共性特点又富有独特魅力的自然景观共同构成了太行八陉的自然基底。

表1 **太行八陉沿线自然景观风貌分类统计**

陉道名称	类别		长度/km	占该陉道总长的百分比/%
轵关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26.83	18.9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31.64	22.30
		河谷型	43.07	30.36
		跨越谷地型	6.67	4.70
	山间高地	台地型	33.67	23.73
太行陉	山间高地	山腰型	3.23	14.62
		山脊型	18.84	85.38
白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5.51	7.68
	山间谷地	山谷型	19.26	26.84
		河谷型	15.84	22.07
		跨越谷地型	1.80	2.50
	山间高地	山腰型	29.09	40.54
		山鞍型	0.27	0.37
滏口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46.31	37.4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42.06	33.98
		河谷型	35.40	28.60
井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18.96	18.50
	山间谷地	山谷型	53.91	52.61
		河谷型	25.64	25.02
	山间高地	山鞍型	1.09	1.07
		台地型	2.87	2.80
飞狐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8.57	16.6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32.59	63.19
		河谷型	9.18	17.80
	山间高地	台地型	1.24	2.40
蒲阴陉	盆地/山前平原	盆地平原型	15.73	15.91
	山间谷地	山谷型	5.23	5.28
		河谷型	77.94	78.81
军都陉	山间谷地	河谷型	12.29	100.00

3 因陉而兴：陉道交通驱动下太行八陉沿线的人工景观特征

3.1 点线结合、多元协同的军事交通景观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的发展与各个朝代的军事防御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太行八陉作为穿越太行山的咽喉要道，从其开辟之初起，便主要服务于各政权之间的军事斗争。此外，作为区域间的陆路交通要道，太行八陉既是国家驿路网络的一部分，也是太行山两侧民间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因此，对于太行八陉而言，其军事防御功能与交通运输功能是相辅相成、紧密相关的。陉道作为线性要素，与其沿线的关隘、驿站、递铺等服务于军事交通系统，承载多元功能的“点状”附属设施，共同构成了“点线结合、多元协同”的军事交通景观。

3.1.1 军事防御景观

在军事防御景观方面，太行八陉上扼守险要之地的关隘是军事防御活动的主要载体(图6-1)。八陉上的关隘又被称为“陉关”，一条陉道上往往设有多个关隘。从组成结构上来看，关隘包含关城(因陉关而形成的村镇街市)、关门(包括关门的阁楼等建筑)、关墙(为扩大防御范围，由关城向两侧延伸的城墙)3个部分(图6-2)。在北太行，长城在走向上常常与关城相接，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关墙，例如娘子关便通过长城与南侧的固关相连，构成了一道大尺度的区域联合防线[22](图6-3)。

3.1.2 交通运输景观

在交通运输景观方面，太行八陉中的大部分路段都属于全国驿路网络的一部分，是国家主要物资运输、官员往来、信息传递的重要命脉。为保障驿路交通的正常运行，政府会在驿道沿线设置驿站、递铺等附属设施[23]，构成了太行八陉沿线的驿路景观(图7)。此外，这8条古道也是太行山两侧居民进行商贸交流的纽带，一些道路虽然不是驿路网络的一部分，但在民间商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价值。尤其是明清时期伴随着晋商的崛起，八陉中的每一条道路都承担着重要的商贸功能。受此影响，陉道沿线分布有众多商业集镇，这些聚落内的商业店铺往往紧邻陉道分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贸景观[24-25]。

3.2 因地制宜、因水而异的农业生产景观

太行八陉地处太行山区之中，其沿线地区的农田开发过程既受到太行山区自然气候条件的制约，又受到交通运输、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景观特征。截至明清时期，人们已经在太行八陉沿线的盆地、台地及河谷地带开垦了大面积的农田，即使是一些坡度较大、不利于农耕的峡谷、山脊等区域，也通过营建梯田的形式展开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26]。

受到自然山水环境的影响，太行八陉沿线的农业发展有着诸多限制。一代代劳动人民依据山区地形地势条件的差异与水资源的多寡，通过改变地表形态或者适当营建人工水利设施的方式，将原始的自然环境逐渐转变为具有人文内涵的人居环境。太行八陉沿线的农田可按照地形地势条件分为梯田与平地田2类，按照水资源利用方式则可分为水浇地与旱地2类。太行八陉沿线的梯田基本都属于旱地，而平地田则能够根据灌溉方式的差异进一步细分。一部分平地田远离河流，虽然一些地区能够借助井水或泉水进行灌溉，但

这类农田还是以旱地为主；另一部分平地田则紧邻河流分布，通过引水渠、河坝等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河水成为这类农田的主要灌溉水源，形成了较大面积的水浇地。各种不同类别的农田类型根据自然环境条件的差异相间分布，共同构成了太行八陉沿线“因地制宜、因水而异”的农业生产景观(图8)。

3.3 以陉为脉、山水营居的城乡聚落景观

太行八陉沿线独特的山水环境为城乡聚落营建提供了自然基底；交通线路的便利性使得聚落向道路聚集，同时道路的军事、政治、商贸等多元价值促进了聚落功能的多样化；旱作农业种植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得以摆脱河流的“束缚”，而优越的交通区位又吸引着人们沿陉道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总的来说，太行八陉沿线的城乡聚落受到自然山水环境与区域交通的共同影响，进而表现出“以陉为脉、山水营居”的总体景观特征。本文将太行八陉沿线的聚落划分为城市与村镇2个类别，分别探讨其景观营建特征。

3.3.1 城市聚落景观

作为区域内人居环境营建的核心，太行八陉沿线的城市往往选址于资源最为丰富、环境最为宜居的天然形胜之地，同时，便利的陉道交通为聚落的持续发展与兴盛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受此影响，其城市景观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方面，太行八陉作为穿行太行山最为重要的区域交通线路，陉道在穿越城市的过程中往往会成为城市的主街，并发育出以陉道为核心、城市内外交通相互呼应的街巷骨架。另一方面，陉道沿线城市聚落的城市轴线不仅顺应周边的自然山水环境，也往往与陉道的走向保持一致，城内的景观标志物紧邻陉道分布，进而影响整个城市景观的布局(图9)。

3.3.2 村镇聚落景观

太行八陉沿线的村镇聚落有着典型的山地聚落的特点。一方面，陉道作为聚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往往会成为聚落街巷骨架的主体，对聚落的功能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地形地势是山地聚落选址和营建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27]，位于不同山地环境下的聚落，往往会因地制宜地形成不同的空间形态特点。按照山地环境的差异，可以将陉道沿线的聚落分为山脊型聚落、台地型聚落、鞍部型聚落、谷地型聚落及盆地型聚落。不难发现，太行八陉沿线的

6-1

6-2

6-3

7-1

7-2

7-3

图6 太行八陉沿线关隘分布图及军事防御景观
图6-1 明清时期太行八陉沿线关隘分布图
图6-2 明代居庸关全景图[21]
图6-3 娘子关城及其与固关相连的长城
图7 太行八陉沿线驿站与递铺分布图及驿路景观
图7-1 明清时期太行八陉沿线驿站与递铺分布图
图7-2 井陉白石岭递铺
图7-3 白石岭递铺旁古道遗存

聚落均以陉道为主街，自聚落中心向外形成了“道路-建筑-农田”的功能布局。同时，不同山地环境内的聚落又顺应地形地势展现出不同的典型聚落形态，例如，山脊型与谷地型聚落往往呈现条带状聚落形态，而台地型与盆地型往往呈现以陉道为核心的鱼骨状聚落形态。在陉道交通与自然山水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太行八陉沿线的村镇聚落呈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景观风貌(图10)。

4 太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体系

作为太行山间的军事、政治、商贸要道，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太行八陉深刻地影响了沿线传统景观的营建与发展过程，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景观特征。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了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框架(图11)。

具体而言，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可分为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两大部分。自然景观以太行山间复杂交错的山川横谷与东西纵贯的河流水系为山水骨架。按照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可将陉道选址模式划分为盆地或山前平原、山间谷地与山间高地三大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山谷型和河谷型景观为主导的自然景观风貌。人工景观可细分为军事交通景观、农业生产景观及城乡聚落景观3个类别：军事交通景观以陉道沿线众多服务于军事、政治、经济活动的附属设施为主体，可细分为军事防御景观与交通运输景观；农业生产景观依照地形地势的差异可分为平地田与梯田2类，按水资源的多寡则可分为水浇地与旱地2类；城乡聚落景观则可按照聚落类型的不同划分为城市聚落景观与村镇聚落景观2类。

太行八陉沿线不同类别的传统景观在营建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影响。自然景观方面，太行山区的山水骨架对陉道选址产生了深刻影响，陉道及其沿线的自然环境共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风貌，也为其他人工景观的营建提供了环境基础。人工景观方面，各类军事交通设施为农田的开发与聚落的营建提供了保障，农田的建设为国家军事防御和人们的日常活动提供了支撑，而城乡聚落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促进了交通运输的繁荣与农田的持续开发。上述各类景观紧密联系、协调互动，最终形成了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高度融合的传统景观体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图8 太行八陉沿线农业生产景观
图9 太行八陉沿线典型城市聚落景观

5 结束语

本文在梳理太行八陉历史沿革、空间落位与景观价值的基础上，从自然与人工2个层面探究陉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详细分析了自然与人工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构建了太行八陉沿线的传统景观体系。

然而，由于近现代交通方式的转变及一些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太行八陉沿线面临着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城乡建设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严峻挑战。因而，在太行八陉沿线不同行政区划及各个管理部门间通力合作的前提下，从传统景观体系的视角出发，挖掘并传承陉道沿线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构建基于传统地域景观体系的整体性保护框架，是促进太行八陉沿线地区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改善、经济发展、遗产保护、聚落营建等多元价值协调平衡的重要途径。

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绘制或拍摄。

参考文献：

[1] 周成.中国古代交通图典[M].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1-5.
[2]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1-3.
[3] 霍丹.辽东古驿道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9：1-5.
[4] 王向荣.中国城市的自然系统[J].城乡规划，2020(5)：12-20.
[5] 张诗阳.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8：37-58.
[6] 陈亚利.珠江三角洲传统水乡聚落景观特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8：29-46.
[7] 钟誉嘉.临汾盆地传统景观体系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21：8-18.
[8] 王尚义.刍议太行八陉及其历史变迁[J].地理研究，1997(1)：68-76.
[9] 范晓.太行山之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149-152.
[10] 王晓敏.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太行山陉道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8：12-32.
[11] 李昊.井陉古道沿线聚落演进机制类型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20：157-173.
[12] 王金平，申睿.山西泽州天井关聚落形态特征探析[J].中国名城，2012(8)：37-43.

[13] 张祖群.“太行八陉”线路文化遗产特质分析[J].学园，2012(6)：27-31.

[14] 孔旭红，崔水莲.飞狐古道旅游开发研究[J].城市地理，2016(4)：12-13.

[15] 贾丽娜.天井关传统聚落与民居形态分析[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0：9-25.

[16] 张馨蕊.基于GIS的太行北三陉传统聚落历史演进和空间特质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21：10-15.

[17] (清)清雷正.陵川县志·卷六[Z].1740.

[18] 崔建华.“太行山”名义考[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8(2)：85-89.

[19] 王尚义.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4-46.

[20] 李爱军.飞狐上党天下脊-山西历史军事文化景观及空间分布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28-34.

[21] 昌平县地名志编辑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县地名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872.

[22] 薛林平，石越，白茹，等.山西古村镇系列丛书·第4辑·娘子关古镇[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13-122.

[23] 王子今.驿道驿站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

[24] 李嘎.古道悠悠：明清民国时期的晋城交通与沿线聚落[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107-116.

[25] 张杰平.晋商“平定帮”影响下的井陉古道(平定段)沿线传统聚落营建特征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2019：53-86.

[26]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01-237.

[27] 杨文斌，王慕宇，刘莉.水患压力下北方山地传统聚落空间形态解析[J].现代城市研究，2021(7)：118-124.

(编辑/马琳)

作者简介：

王子尧
1995年生/男/河北邢台人/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生态修复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修复、地域景观(北京 100084)

林　箐
1971年生/女/浙江杭州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多义景观规划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理论、区域景观、乡村景观(北京 100083)

王向荣
1963年生/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土景观、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理论/本刊主编(北京 100083)

图10 太行八陉沿线村镇聚落景观
图11 太行八陉沿线传统景观体系